

放下世间事 与君同看花

——闲谈周口摄影人的“春季拍花热”

■岳霄



2月，春寒料峭，草木萌芽，世界似乎还没有从冬眠里醒来，周围很多喜欢摄影的朋友，已经准备好了各式长枪短炮，在周口各处寻觅各色植物，周口公园、文昌植物园、西华黄桥桃园等，早已留下大家迫不及待的身影。

3月，渐暖中草长莺飞，快门声伴着花开的声音，一组组影片呈现，细读来，仿佛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花粉的气息，色彩浓郁中淡淡绽放的花卉影像使我感到意外的安慰和温暖。

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于花而言，常人看花，花即是花，不过是品种颜色的区别。于摄影而言，摄影就是直击要害，有什么就能展示出什么。

大家拍摄的樱花、桃花、玉兰、梨花等花卉，一幅幅看去，在光的投射下花瓣或淡或浓，在景的衬托下花枝或远或近，散发着犹如梦境的质感和幻化气息。为何会呈现这样的画面？其一，在设备技术上，有广角大场景，有长焦背景虚化，有微距局部特写，有多次曝光等表现手法，以及使用的拍摄工具是单反相机、手机等。其二，也是最重要的，这已不是单纯的花卉摄影作品，大家将思想融入了画面，拍花就是拍春，就是拍缤纷的世间美景，也是拍出摄影人的心境。这已是艺术美学的视觉表达。

纵观百年摄影，从单纯的记录到现在的艺术传播与交流，大量具有艺术美学的好作品，美隐藏方寸中，含而不露，历久弥显，已经

完全融入了当代主流艺术世界。

哲学家恩斯特·卡西尔在《人论》中指出：“在某种意义上说，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。”人生活的种种行为，都是基于本我自身的某种心灵冲动才去做。镜头前既可以深思熟虑，也可以不假思索，只要想拍，按下快门，就得到了一张照片。艺术史学家恩斯特·贡布里希写道：“大多数人希望从画中看到他们希望在现实中看到的东西。这是很自然的偏好。我们天性都喜欢美的东西。”尽管拍摄对象本身并不见得很美，但作者可以创作出美丽的影像。心灵冲动和对美的喜好两者结合，好作品应运而生。

尼采在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中，曾仰对苍天，悠然而语：“你风情万种，隐藏在你的美中，向我走来；无声地向我们诉说，公开你的智慧。”用这句话来看待摄影艺术文化的潜在表达，同样是绝妙的恰当。

花草无语，文人有意，花草折射出人的精神魅力。国人爱花，文人尤甚。翻开中国文学史，陶潜采菊东篱、李白醉卧花丛、杜甫对花溅泪、白居易咏莲吟柳等等，中国无数文人为花卉草木所倾倒。文人之于花的钟情，犹如男人爱美女，是一种秀色可餐的赏玩，充满着阴柔的浪漫、细腻的铺张。特别是诗人眼中，花不只是静默无语的植物，而是一种蓄发情愫的尤物，花有灵魂，在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讲述着它们的故事，展示着它们的存在，就像人一样各有自己的姿态、神情、性格。于是诗人豪

迈或婉约地吟咏出关于花的千古绝唱，李白“碧荷生幽泉”、岑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这些精彩的文学作品，使自然的花花草草呈现出特有的情趣和艺术魅力，温暖、润泽着人们的心，甚至成为民俗化的理念。

而周口摄影人，通过相机和花卉对话，借影像来表达对花的喜爱和对人生的参悟，与诗词无异。

观其貌，闻其香，品其心，是拍摄，亦是在花下悟道，许多的困惑，或许就在花间一缕风拂过后，思想便豁然开朗起来。花开一时稍纵即逝永不再来，拍花就像和光阴博弈，珍惜当下，才能把握花开的佳期。生活中，人每每都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，其实，幸福和花开盛放的美景一样，就在你面前。无须多言，晚归时家里的灯光，办公桌上的一杯热茶，朋友间的微笑等等，都有着直抵内心温暖，只不过有人没有用心发现，或是觉得习惯罢了。特别是这个世间尘事太多，若不是生活辛苦，老子又怎会教导我们“挫其锐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”。只有放下世间纷扰事，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，心无杂念，去发现身边的美好，才能静心去融入花的世界，融于自己喜欢的一切喜好和生活里。

使然，只盼花期来时，光阴就此停滞，哪怕只是一个黄昏，偷得浮生半日闲。摄影人架上机器，在快门声与花香弥散中拍得酣畅。

而我，则想放下世间事，与君同看花。

小院春风

■刘忠全

春，是迷人的，经过寒冬的人们，是多么渴望春天来临啊！

立春过后，一股暖洋洋的春风，吹进了那个曾经叫人烦恼的居民小院……

“院小名声大，人少矛盾多。”我记得，这是前年秋天，一位区干部在向我介绍平安里居民的情况时讲的话。当时，他摇着头说：这个平安里，住了张、赵、刘、沈、周等十余家，老老小小四十多口人，一年到头，这个小院里骂声不绝，打架不断，不是张家人骂赵家人，就是刘家人打沈家人，今天沈家的衣服少了，明天周家的鸡丢了，终日不得安宁。周围的群众说：平安里不平安，骂声当饭吃，吵架当戏看。

那天，当我怀着将信将疑的心情，推开那平安里的院门，串了三家门后，所见所闻，证实区干部的话是真实的。当时，我感到这个小院里，从人脸、屋宇到空气，都是冷冰冰的。在这样叫人烦恼甚至令人畏惧的环境里，我简直连一分钟也不愿待下去。从第三家的门出去，我头也不回，就大步走出院子。

最近，党中央关于学雷锋和建设社会主

义精神文明的号召，像春风吹进了小院，区领导做了大量工作，使小院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。还是在那位区干部陪同下，我再次访问了平安里。

到了，“平安里”三个端庄的大字跳入我的眼帘，新油漆的院门，散发着扑鼻的芬芳。院门两侧，贴着一副对子：发扬雷锋精神，改变小院面貌。推开院门，果然生机盎然，院内新栽的两棵迎春花，迎春怒放；涂着半白灰的垂柳，轻柔飘扬；地面干干净净，摆放整整齐齐，家家窗明几净。见有客人来，张家的张大嫂、赵家的赵大伯、刘家的刘奶奶、周家的大小子、沈家的大丫头……都迎出来与我攀谈。十多张不同的面孔，张张露着笑。

“如今，我们平安里，可是平平安安的一家人了，开了家门是一家，关了家门也是一家。”众人七嘴八舌地讲开了。

我听说，人称“懒嫂子”的赵大嫂，如今成了为大伙儿办事的热心人。前不久，隔壁的刘老太太在街上摔了一跤，伤了筋骨，赵大嫂得知后，二话没说，找了个板车，三步并作两步，把刘老太太送到医院。当时，北风呼啸，

阴雨连绵，等赵大嫂把刘老太太送到医院时，她里外的衣服湿透了。

我听说，小院里外出名的“尖嘴婆”沈二婶，如今成了居民区的调解员，居民发生口角，经她调解都握手言好，这是多新鲜的事！去年腊月二十九，院外的王嫂与丈夫争吵，一气之下，跑回娘家去了。沈二婶知道后，顾不得丈夫有病，骑车十几里路，好说歹说把王嫂劝回来，使他们夫妻俩高高兴兴过了个团圆年。

我还听说，小院里最淘气的张家大小子，现在是学校学雷锋标兵。一次在上学路上，他拾到五百多元钱，如数交给老师……

妇女们叽叽喳喳的絮叨声、孩子们断断续续的插话声、老人们乐呵呵的欢笑声，在我耳边汇成一曲歌颂春风的赞歌。

啊，这给人间带来美好景色的春风，你来得多么及时，又是多么强劲！我相信，在你的吹拂下，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个居民小院，都会像平安里那样，春意融融，春色满院！

春日绝句

■鹿斌

寻春

坡草才看些许芽，野芳未见惯常花。
东风无力吹春雾，任是轻车到天涯？

春鸟

不择斯柯与彼枝，无妨绿少更红迟。
行人道外初春树，乍聚还飞向晚时。

初春

胜看繁春万树花，颍河曲岸柳抽芽。
东风不为俗人至，唯许天孙先著纱。

春行

晓岸风轻烟未消，几番负手过东桥。
只今春色惊诗眼，一抹金黄透柳梢。

一杆木枪

■李雨庭

我曾是一棵老树，
背上结满果实，
披着一身绿衣。

也曾有一个孩子，
经常来找我。
我和他玩耍、嬉戏，
我，很快乐。

后来啊，
孩子长大了，
不愿再和我玩了。
于是他剥下了我的皮，
做成了一杆木枪。

清明

■戚富岗

一行古老的吟诵
是风里的氤氲
这个淅淅沥沥的季节
雨也淅沥 晴也淅沥

循着散学儿童的脚步
在呼吸里装满油菜花的哀婉
亲切的老屋依旧
和老井、老槐树，一起
让一段陈年的记忆反侧辗转
记忆的这头是思念
那头还是思念

思念里油灯下的身影
温暖着一针一线
盼着能常在身边又盼着走得更
远

冷和暖 勤和朴 真和善
一遍一遍的嘱咐一路相伴
是彻心彻肺的疼爱淹没了病痛
是对儿女的期盼忘记了苦难
一遍遍唤儿的声音
被一群无家可归的蝴蝶，拍打

有些凌乱
那位手捧黄土的人
像捧起一段远去的岁月
指缝里流淌着挂牵